

开栏语

习惯性打开短视频App,看着切片的影视作品,听着千篇一律配备的口水歌,接受三分钟讲解完这个女孩叫小美,洗礼式的速食文化,你是否还记得自己已多久没有静下心来阅读一本尚未拆封的实体书,多久没有忍不住不去切歌沉浸式听完一张音乐专辑,多久没有不管营销号和小某书的流量推荐,而选择真正想看的电影。

本报推出 佳作收纳员 专栏,向所有热爱文艺作品的精神富裕者们征集影音书类目的推荐、解析小文。让一部曾被你视为珍宝并精心收纳的作品,继续传递下去,打动、治愈、升华更多暂时忘了为何而奔波的人们。前方500米服务区,请小憩一会,在这快节奏的都市生活中。

《No Need to Argue》 温柔与愤怒间 不妥协的呐喊

《No Need to Argue(无需争论)》是爱尔兰摇滚乐队The Cranberries(小红莓乐队)发行的第二张录音室专辑,共收录18首歌曲。该专辑至今仍被视为另类摇滚的重要代表作。

主唱Dolores O'Riordan(桃乐丝·奥里奥丹)的高亢且带有轻微呼吸声的嗓音,如低语般讲述,又似呐喊般刺穿人心。明显的爱尔兰口音和凯尔特风格的旋律,使她的演唱有一种悲伤的个人特色和冷酷的核心,但歌声透露出更多的是坚定而不是脆弱。

主打曲《Zombie(行尸走肉)》作为整张专辑中最具爆发力与历史重量的一首歌,以其粗粝、愤怒的吉他音和充满怒意的咆哮,一举打破了小红莓乐队以往温婉忧郁的听觉印象。1995年,该曲获得MTV欧洲音乐奖年度最佳歌曲奖。

这首歌创作来源于爱尔兰共和军制造的一起悲剧。1993年3月20日,爱尔兰共和军在英国沃灵顿市中心引爆垃圾桶中的炸弹,导致12岁少年帕里和3岁儿童鲍尔身亡,并造成数十人受伤。《Zombie》正是对这起惨案的悲愤回应。

这是一首反战歌曲,同时又是一首充满人性的歌。桃乐丝认为,为寻求爱尔兰独立而起的纷争,以及相关的暴力活动将永不停歇。她表示,歌曲创作动机并不是站队,或者指责任何组织,她关心的是无辜的人正在受到伤害。

2025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。《Zombie》的意义在这个纪念节点上显得愈发深刻,它不只是对某一地区暴力冲突的回应,更在广阔的维度上揭示了战争的荒谬、人类的冷漠。对今日的我们来说,这首歌不仅是对历史的回望,也是对当下的一种提醒。

《No Need to Argue》是一张不愿妥协的专辑,用温柔包裹锋芒,用诗意对抗愚昧,在冷静中完成对世界的有力控诉。

融媒记者 王筠铮



小红莓乐队



《南京照相馆》 用克制的镜头 唤醒民族尊严



7月25日《南京照相馆》上映以来,票房与口碑持续攀升,成为今年暑期档表现最抢眼的作品之一。借着这部佳作,观众回望历史创伤,铭记民族苦难。

作为一部讲述南京大屠杀的影片,如何展现日军暴行,尤为考验导演功力。以往题材作品或为直观重现侵略事实,或为唤起观众情绪,往往不可避免包含大量血腥场景。虽说这无论如何也不及真实历史的万分之一,但过多的杀戮镜头难免有让同胞苦难奇观化的嫌疑。

而《南京照相馆》在展现日军暴行时,保持了难得的克制与谨慎。在必要展现暴行时,导演摒弃了煽情技法,极少用近景、特写镜头对准受难同胞,而更多使用记录式的远景呈现,使影片拥有厚重的真实感。

但这份克制并未消减影片的震撼力。相反,《南京照相馆》拍出了日军暴行之下更令人愤恨的恶——用伪善包裹着的军国主义思维。

这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反派角色伊藤的塑造。他既不是过往抗日影视剧中常见的脸谱化反派形象,也不是心存善意而被战争裹挟不得不参战的洗白角色。初登场时,伊藤在一众荷枪实弹的日本兵中手握一台相机,那张有些清秀的脸庞甚至为他附上了文雅气质。

然而,随着故事慢慢推进,他的伪善面目逐渐被撕破。他不为堆叠如山的尸体痛苦,而对一只流浪小狗施展同情;他不因拍摄日本人暴行感到自责,却因自己的照片导致暴行被揭露而遭枪决。正因为从小浸淫在军国主义的教育之中,他将父辈参加过甲午战争视为家族的荣耀,而对朋友阿昌展现的友善,则满是身处高位的蔑视。

影片结尾,两个情绪高点将影片主题推出:一组蒙太奇镜头将南京同胞们在战争前的幸福照片,与战争时的受害照片放到了一起,30万受害者有了具体的面容,战争带来的伤痛由此具象化,老金带着主角团,日行千里,呼喊出大好河山,寸土不让时,没有一个中国人不为这份民族归属感感动容。

战争已成历史,但历史不容抹去。《南京照相馆》无疑是近些年来国产抗日战争佳作。正如血洗的胶片将史实定格成永恒,战争的伤痛与反思将在一代代中国人心中永远被铭记。

融媒记者 俞舒梦



《战争中没有女性》 被战争剪断的 长发和灵魂

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斯维特拉娜·亚历山德罗夫娜·阿列克谢耶维奇出生于乌克兰,父亲是白俄罗斯人,母亲是乌克兰人。作为曾经的苏联公民,阿列克谢耶维奇认为自己的写作从未离开前苏联的背景,战争成为她观察这个国家的视角。她的作品《战争中没有女性》勇敢地打破了男性主导的战争叙事,将话筒递给了二战中亲历战场的前苏联女性。

为了还原被历史尘封的声音,她走遍200多个城镇与农村,采访了数百名曾经参加和被卷入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前苏联女性,包括战士、游击队员和后勤人员,记录下她们的谈话。这些故事没有被刻意编排,琐碎且真实,直接拉近了读者与战争中女性的距离,让我们仿佛感受到了她们的恐惧、痛苦、希望与勇气。

战争爆发时,书中的主角们不过是十六七岁的少女。因为战火的蔓延,她们放下了书本与针线,扛起保家卫国的重任,成为狙击手、坦克手、飞行员、护士——战争彻底改写了她们的人生轨迹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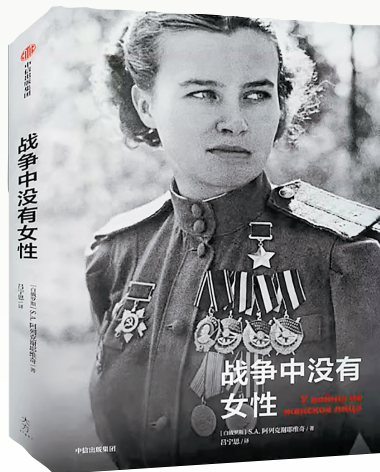
狙击手玛丽亚·伊凡诺夫娜·莫罗卓娃,在战前还是天真烂漫的中学生,战争却将她推上了与敌人直面的战场。上士、狙击手克拉芙季娅·格利戈里耶夫娜·科罗宰娜,在看到被德寇烧死的苏军战俘焦炭似的骨头,目睹了几颗灰烬中烧光了珧琅质的五星帽徽后,心中只剩下愤怒和复仇的欲望,认定,不管我杀死多少人,我都不动心了。

除了战场上的生死考验,书中还描写了女性在战争中面临的困境。游击队员切尔诺娃,即便身怀六甲,仍将地雷夹在腰间,依靠胎儿的心跳执行危险任务;卫生站的女兵们,在堆满断肢的屠宰场中工作,被迫习以为常。

这些女性的经历和转变,让我们看到战争对人性的重塑,也看到她们为了保卫祖国所经历的内心挣扎。

在《战争中没有女性》这本书里,众多女性的声音交织,有恐惧、有愤怒、有坚韧,从不同角度全方位地展现战争对女性的影响,也避免了单一视角的片面性。读者可以从多个维度深入理解战争与人性。这些真实的口述,成了最好的历史证据。

作者没有把作品上升到民族情结,而是通过对战争的深刻反思,以女性的、个体的、朴实的回忆,还原每一个刺痛的一瞬间。她们向我们揭示,浴血奋战不是为了斯大林,而是为了孩子们能拥有和平的未来。



融媒记者 吕晓婷